

目 录

漂流三部曲	(3)
Löbenicht 的塔	(38)
孔夫子吃饭	(50)
创造十年	(53)
创造十年续篇	(71)
跨着东海	(84)
由日本回来了	(108)
洪波曲	(119)
孔雀胆	(143)
孔雀胆归宁	(245)
屈原	(247)
附 录	(342)

前 言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浪漫主义作家。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者的家庭。他学名开贞，号尚武。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他各取家乡沫水和若水的第一字合为“沫若”，用它作自己的笔名。

郭沫若对于文学发生兴趣，甚至开始语体诗的尝试，是1919年9月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诗作。如他所说，“在一九一九与二〇年之交，我的诗兴被煽发到狂潮的地步”。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收集的主要是这个时期的诗作。1922年5月，《创造》季刊在上海创刊。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失去行动自由，于1928年2月，化名乘船离沪去日本，开始十年流亡生活。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他积极支持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四种》等多种专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离日潜回祖国。1940年10月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担任主任。他完成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重要史学论著。从1941年底到1943年4月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他相继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原名《筑》）、

《孔雀胆》、《南冠草》六个多幕历史剧。这些取材历史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对历史的独到见解，同时也表现了借古讽今的鲜明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以主要精力从事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仍然写不少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出版了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史学著作《奴隶时代》等。

郭沫若还写了相当数量的小说。从1919年的《牧羊哀话》到1947年的《地下笑声》，共有近四十个中、短篇。大多数作品具有“自叙传”特点，人物有着作者某些经历的影子。更多的是借人物抒发自己的情感，使作品具有浓郁抒情性。《漂流三部曲》和《行路难》是作者走到“人生的歧路”之际的作品，主观色彩鲜明。主人公耿介率直，坦露性格中包括弱点在内的一切方面。他愤世嫉俗，但固守高洁，坚持奋进的特点，使作品虽充满感伤情调，却也能给读者积极的思想影响。

郭沫若前期的小说中也有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它们同样具有将作者的主观化入历史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中，作者感同身受地但又历史地具体描写了古代志士仁人的心态，穿托了作者的情思。

郭沫若既是杰出的文学家，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同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才华横溢，各种体裁，几乎无所不能，创作甚丰，特别是他的诗歌和历史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漂 流 三 部 曲^①

歧 路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将要到门的时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凑，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但又迟疑了一会，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

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早把枯叶脱尽，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在脱叶树下羸走。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也不是一些砖红垩白的大厦。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增涨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没呈现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视着前面，只看见一片混茫茫的虚无。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

① 本篇共分三部，其中《歧路》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初《创造周报》第41号；《炼狱》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16日《创造周报》第44号；《十字架》最初发表于1924年4月5日《创造周报》第47号。

的黄海上飘荡。

——“啊啊，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这么自语了一声，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几乎脱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子。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才离开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好容易等他毕了业，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或者可以活动一回，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去了，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堵塞得不通气息了，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他只说没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他竟以不置签复的方法拒绝了。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遣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他在学生时代，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自己虽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说他为甚么不开业行医。

——“行医？医学有甚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痛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甚么？少我一个又有甚么？”

——“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医学有甚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掉吗？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断；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们的天大本领！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

他每到激发了起来的时候，答复他女人的便是这些话头。

他女人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他说：“要那些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的是有钱人。”

他女人说到儿子的教育时，他又要发一阵长篇的议论来骂到如今的教育制度，骂到如今资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没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将近一年，但是终究苦于生活的压迫，到头不得不带着三个儿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说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儿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无论如何是要一同带去的。他说不过他女人坚毅的决心，只得劝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决计在今天一路回去。

为买船票及摒挡旅费，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装，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点半钟雇了两辆马车，连人带行李一道送往汇山码头上船。起程时，街灯还未熄灭，上海市的繁嚣还睡在昏朦的梦里。车到黄浦滩的时候，东方的天上已渐渐起了金黄色的曙光，无情的太阳不顾离人的眼泪，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们看见水上的轮船都欢叫了起来。他们是生在海国的儿童，对于水与轮船正自别饶情味。

——“那些轮船是到甚么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扬子江里去的，有些是到外国去的。”

——“哦，那儿的公园我们来过。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儿呢？”

——“还远呢，到汇山码头还要一会儿。”

他同他的大儿对着话，立在他的膝间的二儿说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儿，你回日本去多拣些金蚌壳儿罢，在那海边上呢。爹爹停一晌要来接你们。”

——“唔，拣金蚌壳儿呢，留下好多好多没有拣了。”

他一路同他儿子们对着话，但他的心中却在盘旋。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昨天买船票的时候，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啊，别人都还要惊讶，难道我做人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啊，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在船上去补票罢。是的，在船上去补票罢。……”但一回头又想起他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有那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甚么意外。好在同船的 T 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唉，我还是

不能去。”——辗转反复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这些问题。他下决心不去了，但又悬想到路上艰难，又决心要去。从安南路坐到汇山码头他的心机只是转鞅。他的女人抱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坐在旁边，默默不作声息。婴儿受着马车的震摇，起初很呈出一种惊诧的气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摇篮里一样，安然地在他母亲怀中睡熟了。

坐了一个钟头以上的光景，车到汇山码头了。巍然的巨舶横在昏茫的黄浦江边，尾艙上现出白色的“长崎丸”三字。码头上还十分悄静，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夫外还不见乘客的踪影。同路的朋友也还没有来。上了船把舱位看定之后，他的心中还在为去留的问题所扰。孩子们快乐极了，争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母亲亲手替他们制的绒线衣裳，挂在壁钉上几次不能取脱。最小的婴儿却像和他惜别一样，伸张起两只小手儿，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声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时，婴儿抱着他的颈子便跳跃了起来。

——“日本的房屋很冷，这回回去不要顾惜炭费，该多烧一点火盆。”他这样对他的女人说。

她的女人也抚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语一般地说道，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烧火煮饭，这双手又要龟裂得流出血来了。

——“这回回去，无论如何是应该雇用女工才行。十块钱一个月总可以雇到罢？”

——“总可以雇到罢。”女人的眼眶有点微红了。“听说自从地震以后，东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钱只要有宿食便来上门的。但是福冈又不同，工钱以外还要食宿，恐怕二十块钱也不够用。”

——“我在上海总竭力想法找些钱来，……”他这么说了一半，但他在内心中早狐疑起来了。找钱？钱却怎么找呢？还是做

文卖稿？还是挂牌行医？还是投入上海 Zigoma 团^① 去当强盗呢？……

——“福冈还有些友人，一时借贷总还可以敷衍过去。我自己不是白去游闲的，我总还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个儿子，怎么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尽他们在海上去玩耍，总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鸣锣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长过颈子来，他忍着眼泪和她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他和孩子们也一一接吻过了，把婴儿交给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不见人，他有几分狐疑起来了，是起来迟了？还是改了期呢？动身的时候，悔不曹去约他。他跑出舱来看望。

T 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买的，现刻还存在他的手里。他一方面望 T 君来，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来时，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儿们回去。走出舱来，岸上送行的人已拥挤了，有的脱帽招摆，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摇转。远远望去，一乘马车，刚好到了码头门口。啊，好了！好了！T 君来了！车上下来的果然是 T 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儿们相见了。船上又鸣起第二次催人的锣来。“我怎么样呢？还是补票吗？还是上岸去呢？”他还在迟疑，他女人最后对他说：“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别要顾虑。停了几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心机也好。”

他女人的这些话头，突如其来，好像天后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时的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又响彻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来：“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

^① 在美国城市中流行的一种流氓暴力团。（作者自注）

你是我的 Beatrice^①！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Dante^② 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③ 永远的女性哟！……”他决心留在上海了。他和 T 君握手告别，拜托了一切之后，便毅然走出舱来。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来，免惹得孩子们流泪。

几声汽笛之后，黄浦江面已经起了动摇，轮船已渐渐掉头离岸了。他等着 T 君的身影渐渐不能看见了，才兴冲冲地走出码头。“啊，长篇创作！长篇创作！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总要弄出一个头绪来。书名都有了，可以叫做‘洁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光辉！那种光辉！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Ava Maria，Ava Maria……永远的女性！……Beatrice……‘洁光’……”他直到走上了电车，还隐隐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黄浦江里去。

长期的电车把他心中的激越渐渐缓和，给予他以多少回想的余暇了，他想到他历年来的漂泊生涯，他也想到他历年来的文学成绩。“啊，我的生活意识是太暧昧了。理想的不能实行，实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混过了大好的光阴。我这十年来，究竟成就了些什么呢？医学是不用说了。虽然随着一时的冲动做过些诗文，但那是甚么东西哟！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样能够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够足以自慰呢？啊，惭愧！惭愧！真是惭愧！我比得甚么 Dante！我比得甚么 Dante！我是太夸诞了！太无耻了！啊，我是……”他这么想着，又好像从灿烂的土星天墮

① 意大利诗人但丁（从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新生》中所写的爱慕的女性。

② 但丁。（作者自注）

③ “福哉圣母！福哉圣母！天主教追念圣母玛利亚之祈祷词，此处是把自己的女人当成圣母。（作者自注）

落下无明无夜的深渊里。他女人对于他的希望，成了他莫大的重担。他自己对于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卫的微石^①了。他的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假使电车里没有人，他很想抱着头痛哭起来。

这种自怨自艾的心情本来是他几年来的深刻的经验。他从事文笔的生涯以来，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触得愈多，他感觉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觉着自己的生活太单纯了，自己的表现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见烦躁，愈见烦躁，他愈见自卑。直到现在，他几乎连笔也不能动了。“自己做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一知半解的评论，媒婆根性的翻译，这有甚么！这有甚么！同情我的人虽说我有‘天才’，痛骂我的人虽也骂我是‘天才’，但是我有甚么天才在那儿呢？我真愧死！我真愧死！我还无廉无耻地自表孤高，啊，如今连我自己的爱妻，连我自己的爱儿也不能供养，要让他们自己去寻生活去了。啊啊，我还有甚么颜面自欺欺人，忝居在这人世上呢？丑哟！丑哟！庸人的奇丑，庸人的悲哀哟！……”他想起 John Davidson^② 的一首诗来。诗中叙述了一位贫苦的音乐家，因为饥寒的缘故把他最爱的妻孥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头的他妻子的残骸，悲痛地号哭道：

We drop into oblivion,
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d ;
My work, this woman, this my son,
Are now no more : there is no Good.

这节的意思是：

① 《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常衔西山之林石，以堙于东海。”《述异记》：“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每含西山石填东海，一名冤禽。”《博物志》：“炎帝女溺死，化精卫，与海燕为偶。生子雌曰精卫，一名冤禽，雄曰海燕。”（作者自注）

② 十九世纪苏格兰诗人和剧作家。（作者自注）

我们滴落在忘却之中，
同去培养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这个儿，
都已没了：谁说有甚么天主。

他应着电车的节拍，默念起这节诗，他觉得好像是从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样。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没有这音乐家的真挚。音乐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纪念而世人湮没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甚么资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儿是由自己抛撇了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乐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残骸痛哭的真情，悲痛之极终竟随他的妻儿长逝了。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驰，妻子向东，他自向西，妻子在飘渡苦海，他自己却是留在这儿梦想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攬吗？他一想到这儿，他又失悔不曾送他的妻儿回去。“我为甚么不在船上补票？我为甚么不去和他们同样受苦呢，啊，我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这责任观念薄弱的小人！……”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他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他就好像埋没在坟墓里一样。他没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好像有甚么比死还厉害的东西在埋伏着的光景。他掉头跑出弄子来，跑到这静安寺路旁的街树下踟躇走着了。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视着前面，街面上接连的汽车咆哮声都不曾惊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沧洲别墅转角处便伫立住了，凝视着街心的路标灯不动，这是他的儿子们平时散步到这儿来最爱留心注视的。他立了一会，无意识地穿过西摩路南走，又走到福煦路上来，走到圣智大学附近，他又蓦然伫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时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两个大的孩

子散步到这儿来，一只瓦雀突然从洋梧桐上跌下，两个孩子争前逐捕，瓦雀终究被他们捉着了。他那时曾经做过一首诗，此时又盘旋上了他的脑际：

橙黄的新月如钩，已在天心孤照，
手携着我两稚子在街树之下逍遥；
虽时有凉风苏人，热意犹未退尽，
远从人家墙上，露出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只蓦地从树枝蹶坠，
两儿欣欣前进，张着两只小手追随。
小鸟曳立悲声，扑扑地在地面飞遁，
使我心中的弦索也隐隐咽起哀鸣：

“娇小的儿们呀，这正是我们的征象，
我们是失却了巢穴，飘泊在这异乡，
这冷酷的人寰，终不是我们的住所，
为逃避人们的弓弹，该往那儿去躲？”

无知的儿们尚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是欣欣含笑，追着小鸟飞驰。
我也可暂时忘机，学学我的儿子，
不息的鸣蝉哟，为甚只死呀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树讴吟了一会，念起昔日清贫的团圆远胜过今日凄切的孤单，他的眼泪如像喷泉一样忍勒不住倾泻下来了。在这时候，他真觉得茫茫天地之间只剩下他孤零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对他含着敌意，京沪的报章上许多攻击他的文章，许多批评家

对于他所下的苛刻的言论，都一时潮涌了上来。一种亲密的微笑从面前飞过的一乘汽车的轮下露出，暴尸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来，肠爆了出来，眼睛突露了出来，脑浆迸裂了出来，这倒痛快，这倒痛快。“那时候尽一些幸灾乐祸的人们来看热闹，我可以长睡而不恼。……但是妻子们的悲哀是怎么样呢？朋友们的失望是怎么样呢？她怕我受累赘，才带着儿子们走了，他在希望我做长篇呢。每周的杂志，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要待我做文章呢。这是我死的时候吗？啊！太 sentimental^① 了！太 sentimental 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这死尸中从新赋予了一段生命。我这几年来并不是白无意义地过活了的。我这个生命的炸弹，不是这时候便可以无意义地爆发的。啊，妻儿们怕已经过了黄海了，我回去，回去，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总要把‘洁光’表现了出来。……”

他的脚步徐徐移动起来了。他如何抱着旧式结婚的痛苦才跑到东洋，如何自暴自弃，如何得和他的女人发生恋爱，如何受她的激励，……过往十年的回想把他运回了寓所。客堂里的挂钟已经一点过了。一位老娘姨问他吃饭不吃，他回答着不用，便匆匆上楼去。但把房门推开，空洞的楼屋向他吐出一口冷气。他噤了一下，走向房里的中央处静立着了。触目都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两张棕网床，一张是空无所有，一张还留下他盖用的几条棉被。他立了一会，好像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到一张靠书台的藤椅上。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还是只好借笔墨来攻破了。他把书台的抽屉抽开来，却才拿出了他儿子们看残了的几页儿童画报，又拿出了一两脚都没有了的洋囡囡。在这些东西上他感觉着无限的珍惜情意来。他起来打开了一只柳条箱子，里面又发现了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国的棉衣，他低下头去抱着衣裳接了一个很长的

① 伤感。（作者自注）

接吻，一种轻微的香泽使他感受着一种肉体上的隐痛。他把洋团圞和画报收藏在箱子里面了，又回到桌边，才展开一帖原稿纸来，蘸着笔在纸端写下了“洁光”两个字。——他的笔停住了。怎么样开始呢？还是用史学的笔法从年月起头呢？还是用戏剧的作法先写背景呢？还是追述，还是直叙呢？还是一元描写，还是多元呢？还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呢？十年的生活从甚么地方起头？……他的脑筋一时又混乱起来了。他把挟着笔的手来擎着右鬓，侧着头冥想了一会，但仍得不出甚么头绪。一夜不曾睡觉的脑筋，为种种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乱了，就好像一座荒寺里的石灯一样，再也闪不出些儿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兴奋，他听着邻舍人的脚步声就好像他自己的女人上楼，他听着别处的小儿啼哭声，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儿们呢？怕已经过了黄海了。“啊，他们怕已经过了黄海了。我只希望他们明天安抵福冈，我只希望他们不要生出甚么意外。”他一面默祷着，一面把笔掷在桌上。“唉唉，今天我的脑筋简直是不能成事的了！”他脱去了身上的大衣，纳头便倒在一张床上睡去。……马蹄的得得声，汽笛声，轮船起碇声，……好像还在耳里。抱着耶稣的圣母，抱着破瓶的幼妇，黄海，金蚌壳，失了巢的瓦雀，Beatrice，棉布衣裳，洁光，洁光，洁光，……

凄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楼房，两日来疲倦了的一个精神已渐渐失却了它的作用。

炼 狱^①

爱牟自从和他的夫人离别了，半月以来时常和孤寂作战。但他作战一次，失败一次，就好像不识水性的人，船破落水，在白齿□□的波中，愈见下沉，愈想奋发，愈想奋发，愈见下沉，结局是只有沉没在悲哀的海底了。他的寓所本是一楼一底的民房。自从他夫人去后，一切陈设都足使他伤感。他在当晚便去邀了几位朋友来，一同住在前楼，把全家的布置都完全改变了。但是，改不了的，终是他自己的身心。他隔不几时又深悔何不保持着原有的位置，索性沉没在悲寂的深渊，终日受泪泉的涤荡。他对着朋友们时，时常故意放大声音讲话，放大声音发笑，但在话未落脚，笑犹未了时，他又长叹了起来。这种强为欢笑的态度，于他实在是太不自然，并且是太为苛刻，他和朋友们同住没有两天便又一个人搬到后楼的亭子间里去了。

这座亭子间除一床一桌而外，只有四面墙壁，他一人蛰居在这里，时而讴吟，时而倒在床上伸长两腿一睡，觉得太无聊时也起来执执笔，想写东西，但是总写不出甚么条理。他不知道几时早把他夫人留下的一件棉衣从箱子里取了出来放在床上，他睡的时候，总要把棉衣抱着亲吻一回；然后再把来贴身盖着。他的夫人有和女友们合照的一张相片，他把她剪了下来，花了两角钱，买了一个相匣，龛饰起来了。他倚案时，相匣是摆在桌上，睡

① 外文 purgatory。基督教的说法：不完全的信徒，在进入天国之前，要先在地狱里锻炼灵魂，洗涤生前罪愆。这地狱就叫作“炼狱”。但丁的《神曲》，诗人魂游三界，其第二界即为“炼狱”。这篇的用意略取于此。（作者自注）

时，又移在床头，偶尔一出门也把来揣在怀里。

——“晓芙！晓芙！你怎么不同我讲话？你现刻在做甚么？儿子们又在做甚们？”

他时常对着相匣这样说，他的两眼总是湿漉漉的。

无论你是反抗或者是帖服，悲哀的分量总是不会减少。他到近来索性自暴自弃起来了。时而赌气喝酒，时而拚命吸烟。朋友们问他何故如此，他说这便是自杀。但是等他酩酊过后，酒烟的余毒，良心的苛责，又来磨荡着他。他时时向着相匣请罪，屡说不再吸了，不再喝了，严烈的发誓已经发过了多少回，但他依然敌不过“悲寂”的驱遣。朋友都很替他担心，有的劝戒他说：蓄意沉浸于悲哀是但丁所不许的；有的说：他是有家室的人，不能如法兰西士·汤姆逊一样在楼阁中拚一个饿死。^① 这些亲切的友谊他也很能怀着谢意去接受，但他总是不能自拔。

“长此浸淫着实在是不能成事体，妻儿们的生活费还全无着落呢，我索性离开这家屋子，或者索性离开上海罢。”他有一天中午和着衣裳书寝的时候，他的心里正在这样作想，后门的门铃响了，同住的尼特君替他拿了一卷邮件上来。他满以为是他夫人给他的信，但他接着看时，却是从无锡来的。他拆开一看，除去一些原稿之外还有一张信笺，他便先拿来读了。信里说梅园的梅花盛开，太湖上的风光已随阳春苏转，希望他和芳坞诸人同去游玩，也可以消除他们的愁烦。

“啊啊，这是和悲哀决斗的武器了，我索性暂时离开上海罢！”

他决绝地跳下床来，拿着信走到前楼来向芳坞说道：

——“无锡的嘉华和瘦苍邀我们去游太湖，你愿意去吗？我

^① 法兰西士·汤姆逊（1859—1907），通译法兰西斯·汤普森，英国诗人。他终生未娶，生活困苦，并曾因贫病企图自杀。